

杏花满枝头

□由焕章

春天已悄然来到科尔沁草原。当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乡野大地时，奈曼旗土城子乡平顶山村“杏花艺术节”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了。旗乌兰牧骑、旗老年体协老年艺术团演员们为了迎接这一一年一度的杏花节，也忙碌着排练新的节目，因为那天是他们大展身手的日子。

要说杏花节，它不仅只是带动了土城子的旅游经济，实在是与奈曼人太喜欢杏花有关。千年以前，宋代的王安石曾拿水边的一束杏，来印证他孤绝的灵魂：“纵使东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从此，风吹东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从此，风吹杏花如雪的意象，便屡屡惊艳了后人的眉睫和想象。南宋时期的陆游，于细雨的深夜，勾一枝杏花，略解郁闷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从此，一枝杏花，不仅一直明耀着宋朝的诗行，也早就被选人到了中小学语文课本。学生们每当朗诵起来，总是神采飞扬。

再回眸到唐代，我们还会遇到落魄的杜牧。他顺着牧童的指向走进杏花村，迎着纷纷的细雨，端起感伤的酒杯，与他一起

碰撞心底的忧伤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千古名句，一直流传至今。买“杏花村酒”的人，到底是冲着酒，还是冲着杏花村来的？谁也说不清楚。

再看那杏花，即使在冬季比较寒冷的科尔沁草原，一到春天，它们就一心候着它们钟爱的春风；冰雪一去，便开放在料峭的春寒里。花下的草还枯着，花上的枝还黑着，花间的风还吹着，它们只默默地、暖暖地照亮了山野，寡言、羞涩、清澈，不染一丝烟火味儿。你说它薄？怎耐得寒风苦雨绕门梢；你说它冷？却不见，拼将全身气韵照孤寒。

杏花，在我，在土城子乡的人们心底里是最亲切的一种意象。

因为有着那美丽的杏花，土城子乡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年年举办杏花节。这天，前来观赏杏花的旅客就挤满了土城子乡平顶山村。演员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尽情地表现她们的才艺，尤其是旗老年体协老年艺术团表演的旗袍秀《杏花春雨江南》。这些姐妹们穿着素雅

的旗袍，撑着雨伞，迈着细碎的舞步，还真有点儿江南女子的味道，叫人难以忘怀。而平顶山村的村民们，他们把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纷纷地拿出来，金黄金黄的小米儿、晶莹剔透的粉条、山沟里的“溜达鸡”等，一边赏花，一边展示土特产，一举两得。

我曾看过国画大师李可染的水墨画《杏花春雨江南》的彩色照片，虽然不是真迹，但同样令人叫绝。那画作，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渲染成一种诗意，一种柔情。其实，杏花春雨，不只是我的一种寄托，在文人笔下，也常有清丽的杏花出镜。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在《听听那冷雨》中曾写道：“杏花。春雨。江南。六个方块字，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。而无论赤县也好，神州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变来变去，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，美丽的中文不老，那形象，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，当必然长。”

李可染画的杏花，长在烟雨江南，似乎是它最好的遭逢，但北方的科尔沁草原的杏花，给人的感受则更多的是心灵的温暖。在杏花盛开的深处，在这煦暖浩大的

春天，这远近的杏花就成了人们一季季的精神食粮。

大画家丰子恺在《春日游杏花满枝头》里写道：路旁大石里，斜伸一株柳，一株杏，柳枝迎风，杏花明媚，有胭红朵朵。落在山石缝、石阶间和行人的肩膀。白云静静游移，山岚淡若春烟。这意境，竟与我和朋友们赏杏花的情景有那么一点相似呢。

虽然那些大师们的生命里，从不缺少繁花丽朵，但杏花却是永恒清丽的。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就对沈从文说：“三月间杏花开了，下点毛毛雨，白天晚上，远近都是杜鹃叫，哪儿都不想去，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，听杜鹃叫，这是不是有点儿小题目大做？”沈从文微笑着回答，“懂了就懂了。”

真是“懂了就懂了！”和懂得的人一块儿赏杏花，当真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看吧，春日杏花满枝头……



做回普通人

□刘景富

人世间，所有的用情都有回报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；所有的念想都有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，不论处于多高的巅峰，不论兜里多么富有，不论手中有多大权力，不论事业有多么顺境，都不要“为所欲为”“眼高于顶”“视若无物”。要有怀柔之心，要有“反哺之义”，要有良善之行，要有一份普通人的情怀。

要学会用普通人的眼光，看待平凡世界的风轻云淡。

要学会用普通人的标准，体会平常日子柴米油盐。

要学会用普通人的心态，衡量平时人际交往的尺度。

要学会用普通人的情感，体味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。

人生练达皆学问。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

有权时，力所能及地给别人办点实事，雨露之恩，别人也许会永远想着你的好处！

有钱时，力所能及地给别人办点好事，微薄之力，别人也许会随时想起你的功德。

好运时，力所能及地照拂一下身边的人，些许阳光，也会有人感念至深。

善于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这叫与人为善；善于帮助别人解除困境苦难，这叫助人为乐。愿意“施舍”“普度众生”的人，这样的人才会被人记在心里，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，所以别人心里也装着他们。心里有善念，身体能行善，这样的人才是“功德无量”的人。

人呢，都有爱憎情感，都有是非标准。

最容易记恨的是杀戮、蔑视、凌辱、打骂、冷落。

最容易做到的是一点点的尊重、帮扶、理解。

最容易感恩的是雪中的炭、雨中的伞。

把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事，放在心里掂量一下，能办的都给办了，就当是积德行善；把那些看似“无关紧要的人”，放在心里掂量一番，能给点温度尽量给点温度吧，哪怕说一句“虚情假意”的热乎话，让他们感受到一丝暖意也行；把那些冷言冷语冷眼旁观，都烂在肚子里吧，能不伤害就不要再伤害了，要晓得伤害别人也是伤害自己。

要心存善念，要相信因果轮回，不要骄情地自绝于人，要学会做一个地道的普通人。

做个普通人，实际不难，像弯下腰俯身捡起一枚落叶一样，是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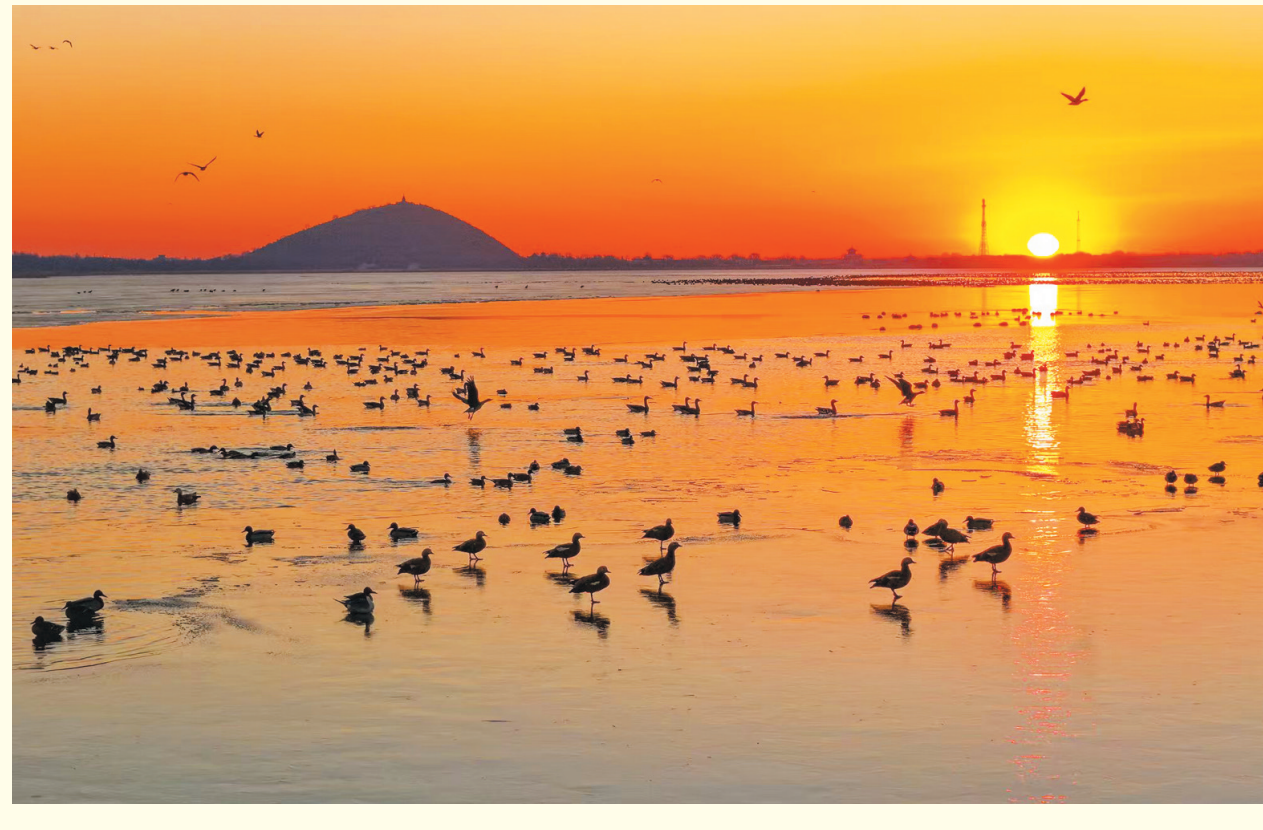
做个普通人，实际不难，像解开胸前的纽扣敞开心扉一样，用坦诚相待换来推心置腹。

做个普通人，实际不难，把多余的眼眸递给每个匆匆的路人，哪怕没有一点点助力，你可能也会收到发自内心的回眸一笑。

做个普通人，实际真的不难！需要的是伸出你的手，让他感知你的力量；需要的是发挥你的热，让他感知你的温度；需要的是释放你的心境，让他感知你的善良。

做个普通人，就是要养成恬淡的俗人的心境，不用刻意追求，不用虚张声势，不用矫揉造作，它是藏在心底的灵慧，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礼，随心而动。

为，随性而动，很自然，自然得随时萌动！



西辽河
张嘉海 摄

行走在四月

□橡格

欣欣然，我行走在人间四月天。看到春风像一位浪漫的画家，在北国大地绘就绚烂的长卷——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杏花争艳，更有那春色透着绿意浅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！

施施然，我行走在人间四月天。感受春风像一位激情的歌手，在北国大地弹奏跃动的和弦——泉水唱，湖波荡，溪流婉转，更有那大辽浪花翻卷，奔流到海向天边！

陶陶然，我行走在人间四月天。听见春风像一位潇洒的诗人，在北国大地敲响心灵的按键——布谷啼，喜鹊叫，雀声叽喳不歇，更有那蛰虫竞相歌喉展，恣意长鸣声调欢！

北国四月风光无限，我行走的足音萦绕着留恋。沉醉啊，春风有信换了人间。忘情啊，春在心头意缱绻。舒展笑靥人跃然，恰似岁月轮回添少年。老枝新花活力添，全忘却丝丝霜雪染鬓边。新朋友，老伙伴，且趁春时莫等闲，拽春光，和春韵，同春色，共春天！

草原的思念(歌词)

周廷发

我的思念是一只鸿雁，
传递着草原的深情，
我的思念是一匹骏马，
奔跑在碧绿的草原。

我的思念是一只雄鹰，
盘旋在草原的蓝天，
我的思念是一群羊群，
游走在草原的天边。

我的思念是萨日朗花，
渐渐地开满了草原，
我的思念是奶茶绵甜，
回味着遥远的遥远。

爱上草原，思念无限，
亲吻草原，一生红颜；
眷恋草原，日夜追寻，
思念草原，灵魂家园。



平房

□于恒

我打小就喜欢胡思乱想，现在也一样。有人说我水性过剩。诚然，我的思想就像水一样，漫无目的地流，没有形状。

小时候觉得清晨总是漫长的，鸟把我的世界唤醒，奶奶总是比我先醒了，门口总会来一个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推着各种早餐。小时候最爱吃的是糖三角。

“还吃糖三角吗？”
“吃，要糖多的。”
“少吃点，等老了牙都掉没喽。”

但是爷爷奶奶大多数的时间总会买给我，我先把白面包皮都咬了，最后咬一口大糖芯儿。就像，电脑加载太慢，会故意不看屏幕，装作不介意，这样骗电脑，以为它就会加载快一点。一如现在的有些事儿，都是自己骗自己过去的。

和大部分北方县城孩子一样，我的幼儿时期在爷爷奶奶的平房里度过，和东北的大院不同，我爷奶都是编制内的，没有地，平房在县里的路边，平房的旁边也是平房，阡陌交通。

我童年唯一烂尾的工程是试图在我的北方县城挖一条地铁。

当年去北京看病，第一次坐地铁就被震惊到了，在地底下的火车比火车快，比火车干净，从地底爬出来就到了目的地。它像一根针，把我那个昏昏欲睡的北方小县城和那个叫做“未来”的词语紧紧缝合在一起。我希望我生活的那个小县城也有这么便利的工具。当时我拿不起大铁锹，就拿羊角锤一点一点挖，在阡陌的路边打造属于我的地基，试图用最原始的工具为它的世界开凿一条通往奇迹的隧道。

当大人看到一个屁屁拿着羊角锤挖地铁的时候，发出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时候的笑。

泥土的味道，至今记忆犹新，但味道是最写不清楚的，后来我闻过无数号称“大地之息”的香水，却再也浮现不出那种混合着童年底层、碎石子与绝对信念的厚重的底感。

“恒恒要给咱县通地铁了”，这句话当时

让我备受鼓舞，把玩笑当成了肯定，好像有了大人的肯定就真的能挖出地铁来，他们看不见我的蓝图，但我自己看得见，在我脚下，站台光洁如镜，闹机低声作响。

这项工程持续了一段时间就烂尾了，辛辛苦苦打的地基被两铁锹填平了，上面还多了几个沉重的脚印，可能是被我的地铁绊倒了，没有审判，没有解释，像一个自然法则。我的车站，我的轨道，我所有关于速度的梦想，被无声地埋葬于一片足迹之下。

上了幼儿园，陆陆续续挖过，但是深度连小树苗都种不下去，更别说地铁了。之后，爸爸妈妈买了楼房，接着，爷爷奶奶买了楼房，平房还在那里，以每年2000元的价格替我守着那些早晨，邻居们一个个“享福去了”，那些阡陌交通的小路如今只在梦中延伸。

平房离楼房不远，或者说楼房离平房不远，但是，上学的我再也没有路过那些老地方，爷爷奶奶也年老体衰，再也不能骑自行车带着我了。

青石与温暖

□焦健

至今，你记不清生父的模样。脑海里只留下模糊的印象，一张没有血色的脸，病怏怏躺在土炕上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。屋里常年飘着浓苦的中药味，土坯被潮气浸得发暗，炕席边磨得卷了毛，糙得扎手。

生父走的那天，天寒得刺骨。屋里静得发慌，母亲轻轻摇晃着他的头，张着嘴喊他的名字，你太小，只懂那个一直躺着的人，再也不会动了。

五岁那年秋天，风又硬又冷，卷着旷野上的黄土漫天扑来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母亲推着木柄小推车，车板上垫着打补丁的旧褥子，你缩在棉被里，小手死死攥着车栏杆，车子碾过土路，吱吱扭扭作响，身后的小土堆越缩越小，最终被黄土坡彻底遮住。你不懂母亲为何要走，母亲停下脚步，弯下腰，用一双冰凉、裂满干口子的手，紧紧捂住你的手，她的肩膀，在风里轻轻颤抖。

继父的家在邻村，土院子，三间矮房，院角堆着零散的青石碎片。你缩在母亲身后，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老柳树下打磨石磨，铁锤落向锭子，溅起细碎火星，他抬眼淡淡看你一眼，没说

一字，又低头继续敲打。

那是缺衣少食的年月，锅里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，野菜咽下去刮得嗓子生疼。继父的儿子比你小两岁，看你的眼神满是敌意，为一个窝头，两人扭打在一处。继父闻声赶来，不问缘由，一巴掌甩在你脸上，半边脸发麻，火辣辣的疼直窜耳根。你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吭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不落。母亲站在灶台边，泪珠簌簌落下，张了张嘴，终究一言未发。

从此，你便恨着继父。十几年里，几乎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，撞见便远远躲开，吃饭刻意缩在屋角，离他远远的，连眼神都不愿交汇。

继父是石匠，性子闷，一辈子寡言，只和石头打交道。一年四季，除了上山采石，便蹲在门前老柳树下，叮叮当当磨磨。锤子撞着青石，火星一次次溅起，又倏地落下。他的背，就在这一锤一锤的声响里，慢慢驼了，弯成一张拉满的弓，再也直不起来。

有一回你从碾上回来，饿得发慌，掀开锅盖，只剩一个空碗窝头。你刚伸手，继父不知

何时站在身后，默默把窝头往你这边推了推，转身便走。你没吭声，也没吃。可自那以后，每次掀锅，锅里总会多半个温热的窝头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够你垫饥。

一晃，你长成了少年，继父的背，更驼了。那个夏天，阴雨连绵，天阴得像锅底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高考差五分，就五分。你坐在屋檐下，对着雨幕发呆，不吃不喝，整个人陷在绝望里，动弹不得。母亲在一旁偷偷抹泪，半句劝慰都不敢说。

继父抓起墙角一块破旧塑料布，往身上一裹，一头扎进涝沱大雨里，转眼吞没了他佝偻的身影。

傍晚，雨势渐小，继父回来了。浑身湿透，衣服紧紧贴在身上，冻得嘴唇青紫，眉尖的雨水顺着脸颊淌下。他哆哆嗦嗦跨进门槛，没擦身上的雨水，只顾伸手摸进贴身衣兜，摸索许久，掏出五十元钱。钱被焐得温热，却被雨水泡得发软，边角卷皱，沾着泥点。他轻轻把钱放在桌上，依旧没说话，悄悄蹲在灶坑旁，拢着

那两满是厚茧、冻得通红的手，慢慢取暖。

从那天起，你吃饭不再躲避继父，愿意同坐一张桌。继父默默递过饭碗，指尖无意间碰到你的手，粗糙又温热。你低着头，忽然想起灶坑前那双烤火的手，心里那块坚硬的冰，悄悄融化了。

第二年，你考上大学。继父攥着录取通知书，粗糙的手不颤不抖，平地里闷声不吭的人，竟手足无措，嘴角咧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没笑，转身躲进屋里，趴在炕沿上，捂着嘴悄悄落泪。

开往山西的火车缓缓启动，你趴在车窗上，继父的手伸过来，隔着冰冷的玻璃，与你的手轻轻相贴。

火车越走越远，村子缩成一个黑点，慢慢隐没在视线尽头。

风从窗缝钻进，轻轻拂过脸颊。你望着前方，一言不发……

